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碑四

釋教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唐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

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

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

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  
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  
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  
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  
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  
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  
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茲誤由師內鑒

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  
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  
謚不絕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  
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  
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  
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膺不已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

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  
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袞也懷得其  
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  
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  
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  
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  
始傳其心猶夫昧且之覩白曰自達摩六傳至大鑒

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  
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  
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  
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  
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斬之東  
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  
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省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  
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  
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  
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官巖院碑

明宋源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于衆峯之間者  
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  
曰獅子巖從巖址斜入六百餘步巖木回環最號幽邃  
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巖北石  
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咸  
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  
歲旱獨上絕頂祈請損身投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  
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

山賜額為官巖云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峯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遠巖腹而去周圓原野星羅棋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碑五 道教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起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青山之北爰以此處幽竒別就基構栖集有

道多歷世年

茅山長沙館碑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歎旌麾於門

裔銘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寔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亦代流

芳

桐栢山金庭館碑

沈約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  
之祕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  
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  
自己下栖洞室上賓羣帝睹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  
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  
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

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  
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  
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  
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  
卑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  
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  
玄之念忘其非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  
憩汝南懸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永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  
實惟桐栢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  
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  
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曷靈圖  
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  
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結  
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  
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



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  
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  
興餐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  
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  
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  
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堯岷三山璀璨日為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翰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

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  
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  
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興言  
覆簣啓基桐栢厥號金庭喬峯迥峭擘漢分星臨雲置  
墀駕岳開櫺閭塗蹇產林麓葱菁誰謂應遠神道微密  
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  
天無卒藥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  
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官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

元年五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  
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  
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  
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禳民趨歸  
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  
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  
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  
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什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

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

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  
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錄小數皆歸  
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  
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鄉  
射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  
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  
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  
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  
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  
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  
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  
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  
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



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  
作神王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  
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心而  
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邪我作上清儲  
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  
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簠  
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處州神仙宅碑

明宋濂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

虛觀之南一峯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抱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真蓬壺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盃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浴坐脫化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于眉巖下後有見于濤江之濱手攜一鳥飄飄然溯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

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于風雨道士王  
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  
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  
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  
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棋之  
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若蟠龍踞虎各構亭其上左曰  
來鶴右曰留鳥而山之景愈勝矣予聞括之名山上直  
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修

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  
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  
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璠者乎道遇至人授以遊戲  
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且琳  
宮祕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三  
人焉嗚呼塵坭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  
之逸駕共吸沆瀣于麼葛彊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  
戶部尚書汝嘉諸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碑六 神廟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漢 撰人闕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  
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  
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



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曰岳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  
前至於亡新寢用丘虛訖今垣址營兆猶存建武之  
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祀其  
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  
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  
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  
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修廢起頓閔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禘祭之祠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河陽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雖梁馮於  
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  
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  
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  
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禳凶札犖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

無疆

西嶽華山亭碑

唐衛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齋華亭齋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齋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于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公謀圖

議繕故斷度擇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福  
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  
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贄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  
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  
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  
屑窄有聲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

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  
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又王庭為公為  
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  
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  
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籃  
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游焉  
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闕所以報生殖事靈神  
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

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  
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  
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  
盱眙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  
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  
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  
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  
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  
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  
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  
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於高語  
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  
其念哉十有一載冬孟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鑿廟下清眇仙掌雲拂石床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使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  
蒼森爽是日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  
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仙  
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

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有位待予治國安人  
然後徐思其事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  
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  
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  
本魏地郊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  
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

斗絕景象相傳，盱眙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  
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茲焉。在  
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極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  
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  
為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  
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  
於朔陞，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  
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己未，師

頓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祗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  
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  
繭粟所以貴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所以尚其質  
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  
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  
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  
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  
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為名

者邪於戲享於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  
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  
氣為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  
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青災肆赦與  
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  
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  
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仙祕祝有辭密於移  
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  
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  
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  
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  
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  
流可接蕭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  
斯文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  
右地置武威張掖而三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  
黛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崖有枯栢之材備幹革  
陰壑有堅剛之樸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  
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  
斷右臂卻南牧西踞於海北經於河自外而望上也  
雄雄乎一氣旁廕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  
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



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  
中國之外三自夏屈秩奠漢攘疆土於時更而王者  
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  
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之墟蠢蠢蒸然萃於聖  
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于路門之  
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於即嶽告成於昊蒼  
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  
螭者為師為旅貔虎者為妾為臣不在于巨靈乎其

封神為寧濟公錫之輦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  
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  
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  
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  
庭大閱於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  
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宰官庭晃其角暮林  
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鐘  
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蹯桂漿粲

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  
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  
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  
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蛇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  
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  
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齊袂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禘五鼓既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  
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旌麾飛揚晝饒鼓嘲  
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齊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念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念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愈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  
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

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  
 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  
 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  
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曰故制狃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狃赤白  
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牧級夷庭木禿缺  
祈眚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  
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  
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  
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鏡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軌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惟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

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  
修仁義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  
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  
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  
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  
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  
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  
船池園潔修豬牛畝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  
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  
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



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  
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  
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  
翼等見而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  
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  
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紮亢羨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終南山祠堂碑

柳宗元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  
使中謁者禱於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飭祀  
事攷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  
裴均虔承聖謩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  
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龕柱礎陶甃甃築垣墉恢度  
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

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  
充溢拊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於胥徒黃髮耆艾  
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  
域產財用興雲雨攷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  
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於戎  
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  
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  
焉紀堂條枚秦風咏焉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祀化荒

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  
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安能發大號尊明靈非  
我公勤神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  
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  
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  
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脩飾禳祈崇寧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卑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誥充大

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  
陽化為豐穰實我菜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  
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於人永  
宅厥靈弈弈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  
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鮎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  
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

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噐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

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毆被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躬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  
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醜椒馨爰糈屑于  
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  
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  
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巖清閒左右率從神



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  
嘉祉南風滑滑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鐘鼓豐其交  
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白揚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鴈門為大在周秦時與山戎  
林胡大牙其疆國家以文德柔惠而驅去之北跡距  
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于通都秩二千石者非  
休勲懿德則名王旄士乙亥歲今尚書隴西李公廉

刺并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  
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聞于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  
南康以壯事老謀逮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  
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  
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  
官次察掾吏之勤惰次二日存問于里閭求人民之  
利病既三日徧祭于山川神祇蓋無停陰鑿不輟聲  
于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擘水旁注

雁門山前峙礧礧相抵為堆為阜翳蒼柯條如虬如  
龍廣僅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回薄日月而避逃風  
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精決泄于此乎  
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憂若木稍扶桑卑大椿  
於漆園小蟠桃于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  
不同品矣按諸經紀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  
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王厥  
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于枝威靈所憑別

白而在既偃頓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蹠

為鳥勢形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

張公白  
揚篇之

辛章云欲識前王塔鞍  
處正北齒抽一小枝

戶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

之

建中初吉公以萬年尉為黜陟判  
官至此為之歌序具載其事焉

故迹彌顯高名

益大為屏為圖播于海嶠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

規相襲未甚弘麗簷牖東嚮椽欂內異有禩蠱之氣

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蘋蘩者

惟邀福不惟嚮德猶此祀也不亦倭

疑

孝文於代乎

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于地因愀然而言曰  
於古有召公奭以區區陝服為周二伯行野聽訟憩  
於甘棠後之必思其人猶愛其樹其在詩曰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矧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  
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德于後子孫俾不佞起  
家而王專城為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  
之使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褻于功烈而速其梟  
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改

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面衮服所以  
稱尊也兩楹阼階所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  
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兢兢沈沈顯敞靚深不風  
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  
之孝于是乎舉不唯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摛  
耿光欲使異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樹之所由  
植廟之所由崇諗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  
之典化顧嘗客焉迨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

府相得最舊見繩為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  
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闕  
宮之什銘曰

蔚彼白楊業生雁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巨抵交柯龍  
翔虎眠從古強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鞍懸垂  
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思爰有靈祠號為神  
明二扉不扃四蓋不陳樵蘇所往雉兔為鄰於鑠良牧  
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猶思其人綿

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山立當宇翼張  
重軒有赫斯皇既嚴且尊允矣君子孰如其仁大椿之  
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欲載其功莫先於文  
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峻靈王廟碑

宋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  
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  
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慌忽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  
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  
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  
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  
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

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砥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  
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鄆城獄取寶劍佩  
之華終以忠遇既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  
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巳有之其  
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  
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  
別駕蘇軾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  
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

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電之變其辭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遐遂鰕龍鷓鴣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睚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香一髮耳艤舟

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  
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  
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  
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  
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  
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  
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  
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

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  
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  
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心清通  
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歿愈雄  
神雖無言我意同

東嶽廟碑

曾鞏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人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

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於南北郊以追述神  
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  
其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  
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  
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他殿若門若廊  
制度庠隘不足以稱雖有園遊而無亭觀以待神御  
迺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日太嶽為掖門二日錫符  
錫羨直太嶽為重門二日鎮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

一曰青陽素景魯簷中為殿三曰嘉寧蕃祉儲祐旁  
為殿堂二十有三為碑樓四後為殿亭五以臨池禦  
殿曰神遊飛觀列峙脩廊周施總為屋七百九十有  
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  
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  
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  
學士臣某為之記臣某惶恐奉詔既書其本未迺拜  
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



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攷瑞必於泰山歲時巡狩  
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於詩書載  
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為天  
下之竒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  
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溥如此固非他山可望而其  
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  
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  
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

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修飾禮樂懷柔百神而  
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芝仙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  
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  
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  
恪不懈益虔至於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  
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  
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  
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事神為哉蓋出於已者盡

其宜施於人者盡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嚮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慈明格於上下薄海內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菲食以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胸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荅神

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  
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  
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  
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  
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增高  
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窘風  
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閣石閣

維神之居金篋玉策惟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  
神之力孰能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  
是崇孰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橐弓束  
矢奠枕於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  
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  
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輿  
廟廷以荅神貺備物典冊往崇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  
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

萬雉之墉黼辰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  
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  
日新荒遐暴驚奔走來臣上帝所怙匪惟爾神俾壽而  
臧俾昌而熾俾我子孫本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  
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碑七

古賢

光武濟陽宮碑文

漢蔡邕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  
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溷破前  
隊之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成功

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  
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  
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鄗縣之陽九域之陌祀  
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乂安蠻夷  
卒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  
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  
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  
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

可尚小臣河南尹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  
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

赫矣天光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  
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  
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  
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  
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孫叔敖碑

卽卽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  
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  
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  
柰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  
死為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  
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  
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淥溉灌沃澤

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罟之利以愍潤  
國家家富人喜優瞻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螣豐年蕃  
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  
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  
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  
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庭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  
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沒齒而無分銖之蓄  
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

患害於無刑徹節高義敦良竒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  
罕之倫不能駢也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濁溷而澄清  
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  
為列姪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擲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  
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  
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  
高歌曲曰貪吏而不可為而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

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不可為者子孫以家  
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  
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  
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  
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  
不亡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埔人所  
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  
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

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卽歲還長棧太守及期思縣宰  
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  
遵舊奉履區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祗肅神  
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廉葬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  
鰥寡是矜杜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興  
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  
標記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

廿八日立



漢文翁祠堂碑

宋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為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貺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

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  
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  
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  
舍公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  
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邊豆  
饗醪薦之于前虔踧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  
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歛公祠至則區位湫偪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勿臨享其明  
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作  
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陞有級夷瓦  
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簋罍果涪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  
告虔趨而降蠱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霽安於間寂故也  
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  
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  
蜀豪英無一汗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  
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

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汴及提點  
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諾以  
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  
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莪莪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  
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  
巖巖吏奉承兮不詳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  
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寃延

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  
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傾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  
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  
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  
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  
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  
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

屬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益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



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幸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其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干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

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  
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  
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  
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輸識者避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

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使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

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噐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塞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

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  
疑其至誠如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  
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  
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竒才以成天下之  
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  
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  
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  
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

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  
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  
石不柔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  
日抗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  
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  
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  
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  
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



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士逆長  
風而孤騫憇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  
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  
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  
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八